

江花

· 行吟

A13

夏日,遇见随园

■文/郭韵

在鸟儿的清唱声中醒来,是住在南师大随园校区西山的一种享受,窗外树丛中传出的啁啾,沾着晶莹的露珠,此起彼伏,入耳入心。这随园青绿的夏,便由一个个湿润青绿的清晨连缀起来。

一幢幢四、五层的楼房,端坐在随园西山一片高大的法桐之中,这些法桐已近百岁,葱茏挺立,足有五六层楼高,它们枝叶相牵婆娑蔓延,华盖般覆荫着楼宇。穿行于楼宇旁蜿蜒向上或向下的石阶,仿佛走在林间,市声被浓阴稀释在百米之外。树荫下清寂少人迹,凉爽渗透入心。每当夜雨袭来,满树的枝叶滴滴答答演奏着夏之曲,高唱低吟到天明。师大新校区设在仙林大学城,留下这老旧的校园和时光让人欣赏品读。

这个夏日,住在浓阴覆盖、鸟鸣蝉唱的西山四楼,日子清凉又新鲜。

南师大的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学,历史悠久渊源深厚,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随园系清代诗人、散文家袁枚的私家花园。走在这园子里,自然就想起了《随园诗话》、

《随园食单》和那些夹着书本的清纯女子,还有延续至今的“厚生”校训。这里的空气、清风、草木,似乎也沾上文化,浸染着一份儒雅。树荫、鸟鸣、老旧的楼宇,散发着一股熟悉的气息,抑或是一种亲切感。小时候家住在镇江一所医学院校内,其前身是国立法医学院,我的幼时曾遇见过同样的气息和感觉。喜欢随园,喜欢西山居住的日子,让我拾起青春里的激情和尘世间的快乐。

我常于清晨或傍晚独步随园,徜徉于清新绿色的空气中。中西合璧的古典宫殿式建筑翘角飞檐,雕梁画栋,墨绿配着朱红,古色古香精致唯美,满满地盛装着历史和文化,难怪这儿被称为“东方最美丽的校园”。晨光缕缕,或暮霭沉沉,寂静在林间流转,池塘水暖,绿径通幽,让我想起庐山的景致,以及那年在庐山邂逅的感觉。西山随园与江西庐山抑或有着一丝相似之处,老旧的园子久远的小山,一定也藏有不少前尘旧事吧。

黄昏时分,坐在窗口写下一

些文字,窗外风叶沙沙,窗内提笔搁笔间竟有复古之美。身边未带电脑,把笔落字与敲击键盘,竟有着两样的感觉和心境。依窗观看法桐在风中姿态,海浪似的悠悠涌动,周遭一片绿海,人恍若在一艘大船上随风颠簸。叶动、船动、心动的一刻,不知身在何处。

晚风沉醉,那日走在百年老树下与一对耄耋老人擦肩而过,老先生手把一柄手杖,神情安详温润,老太太戴着眼镜身着素色连衣裙,安静从容。苍苍白发,优雅的仪态,不难看出这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妻,也许他们是师大两位著作等身的老教授,尽管步履有些蹒跚,但他们形态自然,犹如树丛中那些老旧的楼宇,不华美时尚,却端庄宁静。想来他们有声的舞台,辉煌的学业路已然走过

大半,岁月带走他们青春矫健的身姿,暮色中彼此搀扶的剪影,是一段繁华滤尽后素朴人生的缩写。晚风轻拂,叶卷叶舒,回望昏黄路灯下他们静谧的身影,许多人或许一生永远也走不出这份境界。

枝繁叶茂的林荫道上,法桐、松树、水杉、玉兰影影绰绰,时暗时明,周边萝蔓覆墙,如碎影梦幻。静静守望着随园,这些经年不衰、四季变幻的古老草木,已成随园师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视觉印象
shi jue yin xiang



南山野趣

■文/夏兴政

周日,妻子说,“我们去南山吧。”“好啊。”我附和着。

从南山绿道北入口附近上山,经过一个10多米高的缓坡,便是几个小山头,地上石块、灌木丛生。和妻子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一路攀升,这条小道大概是一些驴友踩踏出来的,极其难行。

我们就地取材,找了两根枝条,做成简易的拐棍。攀着石头,拽着树枝,杵着拐棍,一路上行。两边的树木静默地矗立,枝条旁逸斜出,有些死气沉沉,地上铺满干枯的落叶。这些枯叶间不时钻出一丛野草,扁宽的绿叶肆意伸展,茎叶间竟然还伸出粉红色的花骨朵,在高高树枝空隙间漏下的细碎阳光的抚慰下,熠熠生辉,盎然怒放。一丛丛粉红色、白色的野花刹那间点燃了满是枯叶的孤寂的小道和树林,透出一股股浓浓的生机。

最喜欢一朵黄色的小花,数不清的片片花瓣张开成半球状,像一朵小小的太阳。妻子说,在乡下都叫它“猴子屁股”,名字实在不雅。我俯下身子,几乎贴着地面,用仰角拍下它妖娆的芳姿。嘿,这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儿,在我的镜头里竟变得如此高大艳丽,我的心情顿时舒爽起来。与妻子伴着这一路的野花,向上攀登了近80米,来到一处缓坡,最南面是一片凸起的峭壁,峭壁底下便是碧波荡漾的残月湖。湖水清澈,微风过处,泛着涟漪。

残月湖是一个由废弃的采石宕口积水而成的月牙形湖。站在光怪陆离的峭壁巨石之上,极目远眺,建设中的南山北入口一片车来车往的繁忙景象,南徐大道像一条玉带蜿蜒而去,城市高楼林立,而黄鹤山、磨笄山像这

片沃土的两只美丽的乳房傲然挺立。

再向上,经过100多米的高度,至山顶,是一线天。因地质运动造成的石涧,仿佛哪位神仙挥剑将一块巨石劈成了两半,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沟壑。踩着枯叶小心翼翼地钻进有些幽暗的石涧,石涧呈喇叭状,长约30米,深约10米,最宽处近3到4米,最窄处不到1米,仅容纳一个成人侧身通过。石涧两边的石壁陡峭嶙峋,真如刀砍斧削一般。猛然间,我们惊喜地发现,就在这峭壁的罅隙中,竟倔强地长出一丛野蒜、两三棵莫名的植物。这些植物的种子也许是一阵风吹来,也许是小鸟衔来,就在石头的罅隙里繁衍生息起来。我赶忙拿起手机,攀着岩石,拍下这绽放着生命奇迹的小精灵们。

翻过最高的山头,下山的路更加难行,几乎没有路,我拉着妻子的手,借助拐杖的支撑,拽着树枝一点一点往下挪。好在依然有一路的野花赏心悦目,倒也忘记了凶险。山下是高崇寺,说是山下,其实是半山腰。高崇寺有小九华之称,既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,也是九华山古道的终点。我猜想,我们翻越的这座山应该就是九华山了。

过了高崇寺,沿着九华山古道蜿蜒向下,路面经过修整,非常通畅,偶见一块块中间凹陷的青石,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往来的旅客行人留下的车轮印记,无声地述说着曾经的沧桑岁月。沿途行人渐渐多了,三三两两地沿着古道漫步。我有些心不在焉,拿着手机拍着一路的野花野草和野生菌,让我在乎的恰是郊游的野趣。

梦之燕语

■文/徐润福

人皆做梦,只是有人常常做梦,有人睡得香甜,很少人梦罢了。

我平时睡眠很好,因此不常做梦。如果白天对某个人事想久了,也许晚上就会梦见其人其境,恍如真的一般,这就应了“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”这句俗语。

诚然,也会做噩梦,梦见钱包被偷,或是亲人离去,或是被鬼啊怪的追杀等等。说给别人听了,便有人劝慰:“梦都是反的,何必当真?”自己听了顿觉宽慰许多,心里一阵释然。

有个“黄粱美梦”的典故,说卢生在梦中享尽了荣华富贵,醒来时,蒸的黄粱米饭尚未熟,只落得一场空。可见,“反梦”的说法有据可查。于是,自然想到了周公解梦。仔细读后,发觉其解梦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,不然,它不会在民间流传至今。又一想,也不尽然,梦之无解抑或是多解,皆是情理之中。其实,许多梦就如一枕黄粱、南柯一梦,短促而虚幻罢了。

昨晚做梦,梦见了爷爷奶奶。奶奶告诉我,爷爷走了,我伤心大哭。其实,爷爷奶奶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,梦中遇见他们,当是想念他们了。

想起爷爷奶奶生前的往事,倍感温馨与幸福。都说是“隔代亲”,此话不假,虽然几十年过去了,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给予的关爱,

仍然历历在目。爷爷是个捕鱼高手,无论网捕还是垂钓,每次出门,他总是满载而归。每逢暑假,我最喜欢和爷爷一起去野外钓鱼,爷孙俩就像举行没有裁判的比赛,每回钓鱼总有欣喜、紧张、激动、遗憾……一家人不仅品尝了鲜美的杂鱼,还享受了难忘的天伦之乐。奶奶是个慈爱的老人,一直尽心尽责地操持着家务,为一家人洗衣做饭,忙碌并快乐着。她对我关怀备至,有什么好吃的总给我留一份,童年时每回生病总是她和母亲背着我去看医生。有一回,我耳朵发炎,奶奶和母亲轮流背着我去几十里外里的丹阳就医。如今,记忆渐行渐远,梦幻却清晰如初,爷爷依旧是腰杆挺拔,精神矍铄;奶奶依旧是慈眉善目,鹤发童颜。

虽说平常做梦,在我心中却存着梦想,想起我西去的父亲,走出阴霾的母亲,同甘共苦的发妻,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爱女,无忧无虑的童年和童趣十足的往事,以及和我一起经历成长的发小、同学、朋友、学生……真的希望他们快乐学习,愉悦工作,健康生活。

我不迷恋梦,只是在梦中寄托我的追求,我的理想,我的希望。我不奢望不切实际的梦幻,更不求什么大富大贵,只愿今生一家人平安、和睦、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